

沈音“校友回家日”，鲁艺音乐家之女捐出父亲泛黄乐谱 马可手稿《陕北组曲》77年后归乡

沈阳中央机器厂家属宿舍
飘出延安回响

马可，江苏徐州人，1918年出生，一生致力于民族音乐研究，创作了200多首（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歌曲《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吕梁山大小合唱》，秧歌剧《夫妻识字》，歌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管弦乐《陕北组曲》等流传最为广泛。他的音乐从黄土地里长出来，带着陕北的风沙、延河的流水，也带着东北工人的力量。

1948年，马可随东北鲁艺来到沈阳。《《陕北组曲》是1949年在沈阳中央机器厂第二分厂家属宿舍里创作的。”马海玲说，父亲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沈阳解放后的第一个劳动节。市政府广场上十余万人的洪流，遮天蔽地的红旗，惊天动地的锣鼓，成百的秧歌队，多么动人的场面啊……五月间，为胜利联唱配了一个朴素的伴奏，写了《陕北组曲》两乐章共五段。”

马可的《陕北组曲》，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民族管弦乐交响作品，被誉为“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典范”，也是马可唯一一部纯管弦乐代表作。公演版为两个乐章：第一章以抒情为基调，包括信天游《你妈妈打你》《人人呀都说咱们两个好》，描绘陕北高原风光。第二乐章以欢快为基调，包括《刘志丹》《剪花花》《推小车》，歌颂革命与劳动。

《陕北组曲》实现了民间素材交响化，民歌生命力得以升华，跳出传统奏鸣曲形式，开创“交响音画”民族范式。作品情感真挚，既有对土地的热爱，又有对革命的赞颂，成为人民音乐家“为人民创作”的标杆。《《陕北组曲》以陕北民歌为素材，信天游的苍凉、腰鼓的激昂，都被糅进了管弦乐的色彩里，并首次在乐队中加入板胡等民族

核心提示

“父亲从延安鲁艺一路走来，到东北。管弦乐《陕北组曲》是在沈阳创作的，首演也是在沈阳举行的，将这个手稿捐给沈阳音乐学院是它最好的归宿。”5月23日，沈阳音乐学院首届“校友回家日”的活动现场，作曲家马可之女马海玲，将父亲那份20多页泛黄的手稿——管弦乐《陕北组曲》总谱，郑重地交到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田彦手中。

那一刻，手稿上的音符，仿佛穿过77年的时光，终于回到了它诞生的地方。



马可创作的《陕北组曲》总谱，1949年写于沈阳。

受访者供图

乐器，具有鲜明民族风格与‘新秧歌’审美底色。”田彦说。

那些音符
将在黑土地上继续流淌

1949年，《陕北组曲》在沈阳首演，台下坐着刚从战场上归来的军人、翻身解放的工人，也有热切渴望新文化的青年。当陕北的旋律从西洋管弦乐器中流淌出来，当那些熟悉的民歌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时，台下

观众无比感动，掌声不断。

“延安生活是父亲一生最珍贵的回忆，他经常给我讲起创作《白毛女》的经历。”马海玲说。

延安鲁艺时期，马可和剧作家贺敬之、丁毅，作曲家张鲁、瞿维等人一起，创作出了民族歌剧《白毛女》。当时，他们的认识高度一致：要学习用群众的语言来表达群众的思想感情，做大众化、民族化的音乐。这部作品经过不断的打磨、加工，久演不衰，成为中国歌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

婺剧《三打白骨精》在沈圈粉无数 从“浙婺现象”看辽宁戏曲的破题之路

本报记者 吴 丹

5月22日、23日晚，辽宁大剧院内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被誉为传统戏曲破圈现象级样本的婺剧《三打白骨精》，首度登陆东北。两场演出，2000余个席位一票难求。“没看够，什么时候再来？”散场后观众久久不愿离去，将主演们团团围住。江南硬核戏曲力量与现代舞台科技碰撞出的惊艳火花，让北方观众折服。

一出好戏，能激活一个剧种；一次成功的市场引进，能启示一个领域。省内文艺院团和业内专家学者纷纷到场观摩，交流探讨。爆款现象的背后，是一出经典剧目如何老树发新枝，是一个古老剧种如何与时代同频共振，更是一场跨越南北的文化对话，为辽宁戏曲事业的繁荣发展带来启发。

“比看特效电影还过瘾”

大幕拉开，云雾缭绕的舞台瞬间将观众带入神话世界。

这绝非印象中“一桌二椅”的传统戏曲。当村姑、老妇、老丈三重形象在白骨精扮演者身上4秒内完成变脸变装，没有镜头剪辑、不靠后期特效，全凭真功夫一气呵成时，全场观众屏住呼吸，继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怎么能这么好看，值得N刷。”网络上破亿浏览量“名场面”照进现实，观众直呼“带感”。“以前觉得戏曲是爷爷奶奶看的，但今天彻底被震撼了！比看特效电影还过瘾！”沈阳高二学生王颢策激动地说。

演出中，被金蟾怪垂涎的唐僧肉，在沈阳被幽默地比拟成了“锅包肉”，这一细节引发观众会心一笑。这种入乡随俗的改编，恰是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边演边改、常演常新”理念的生动注脚。“是观众把这剧推到了更多观众面前。”梅花奖得主、唐僧扮演者楼胜感慨道。

“火爆程度远超预期！开票伊始，价格最贵、视角最佳的‘中轴’区域便最先售罄。社交媒体上，观众观演后好评如潮，此次‘南戏北演’的成功，充分证明了好戏没有地域界限。”辽宁大剧院总经理陈伟力说。拖着行李箱来看剧的鸡西观众，拉着爸爸妈妈的手走进剧场的小朋友，组团来



婺剧《三打白骨精》中，凭借变脸变装等绝活和精湛演技，杨霞云饰演的“白骨精”成了全网顶流。



受访者供图

观摩的文艺院团演员，成为观演该剧受众群体的亮点。婺剧《三打白骨精》在辽宁演出的火爆，是市场运营的一次成功探索。作为东北地区的文化地标，辽宁大剧院在5月国风戏曲演出季中重磅引进该剧，展现了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大胆的创新运营思维。沈阳师范大学戏剧艺术学院一级作曲李洪旭指出，省内文艺市场长期以本土剧目为主，南方特色戏曲供给相对稀缺，难以满足群众多元化、差异化观演需求。此次引进精准填补辽沈地区高品质婺剧演出空白。更值得一提的是，演出恰逢“东北超”开赛，大量外地观众来沈，实现了“跟着赛事来旅行，看着大戏游沈阳”的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这种借势引流、精准营销的思路，为北方演艺市场激活消费活力提供了经验。

硬功夫是破圈基石

婺剧《三打白骨精》的火爆，绝非偶然。它证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传统戏曲的根脉，在于历经数百年淬炼的真功夫。

舞台上，高难度的“高台僵尸”“连续翻扑”刚劲有力，“文武唐僧”的摔打做功扎实到位，婺剧高亢悠扬的唱腔声声入耳，让资深戏迷过足了戏

瘾。每一段唱词，每一个高难度动作，都是演员们“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硬功夫。饰演孙悟空的周宏伟坦言，从2023年至今该剧已演出200多场，每一场都不敢懈怠。这种对戏曲本体的坚守，是婺剧能够破圈的基石。

《三打白骨精》的破圈，更在于它读懂了当代观众的审美密码——用时代的语言，讲好经典的故事。在叙事上，剧目忠实于“三打三逐”的核心冲突，却赋予了人物更细腻的内心世界。在视觉上，该剧大胆拥抱现代舞台科技，但始终保持“技为戏用”的清醒。无人机、裸眼3D、快速变装，这些奇观不仅没有抢走表演的风头，反而成为烘托剧情、塑造人物的利器。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馆员苏莹莹评价道：“科技没有抢了戏曲的风头，反而成了它的‘筋斗云’，让这个经典故事在当代舞台上‘活’了过来。这正是传统戏曲的生命力所在。它从不是被束之高阁的文物，而是跟着时代翻山越岭的行者，以一身硬功夫载着经典故事一路向前，让传统永远年轻。”

呼唤辽宁版“白骨精”

婺剧《三打白骨精》沈阳行的成功，对于拥有深厚底蕴、丰富剧种资

作品。

《白毛女》的音符里、唱词里，有旧社会的血泪，有新生的曙光，更有艺术家们对土地和人民最深沉的悲悯。

如果《白毛女》传递的是对旧中国的黑暗与苦难的控诉，那么《陕北组曲》表现的就是对延安革命过往的深情回忆。马海玲说：“每当耳畔响起这首熟悉的旋律，我的心跳都会加快。我知道，那是对父亲的思念。”她说的不是一个遥远的“人民音乐家”符号，而是她的父亲——一个在深夜里为一段旋律反复推敲、采风归来满脚是泥、把对这片土地的爱全部写进五线谱里的人。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可与鲁艺师生来到东北，开辟东北新解放区，参加了东北的土改工作。后又到佳木斯、鞍山、沈阳等工业城市的工厂中深入生产一线，听工人们的号子，看熔炉里的钢花，把劳动最朴素的节奏，变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几十年过去了，这份手稿，一直由马可的家人悉心珍藏着。它不仅见证了马可无数个伏案疾书的夜晚，也见证了那段辗转颠沛却激情燃烧的岁月。

而今，马海玲把它带回了沈阳。马海玲知道，如今的沈音，依然延续着延安鲁艺的血脉。那些年轻的学生，依然在传唱着《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而《陕北组曲》的旋律，也会在某一天从琴房里飘出来。

“手稿回到了它诞生的城市，回到了与父辈血脉相连的学府。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捐赠，而是一场跨越77年的重逢。”马海玲说。

一份手稿的重量，不仅在于纸张和墨迹，更在于它承载的岁月与精神。沈阳音乐学院接过的，不只是一份珍贵的文献，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让这些音符继续被演奏，让这种精神继续被传承。”田彦说。

源和扎实人才基础的辽宁戏曲界而言，无疑是一次震撼教育，更是一次深刻启发。辽宁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回宝昆表示，浙婺的经验告诉我们，好戏是磨出来的。首演至今，《三打白骨精》边演边改、常演常新。反观当下，功利化创作、粗放式排演现象时有发生，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世精品愈加稀缺。辽宁从不缺好题材、好人才，但需要在精品打磨上静下心来、沉住气，让剧目在持续演出中淬炼成金。

守正创新，需正确处理“本体”与“跨界”的关系。楼胜的一番话发人深省：“如果为了获取观众、博取流量，把本体丢了，到最后失去的会更多，甚至会损伤这个剧种。”沈阳大学副教授、一级演员邵迎华认为，戏曲的创新，决不能舍本逐末。辽宁戏曲的创新，应当学习浙婺，以敬畏之心传承传统文化，再以开放姿态嫁接时代审美和技术，做到“技为戏用”，让传统程式焕发新的生命力。

培育生态，让戏曲“抓住年轻人、拥抱新市场”。《三打白骨精》的一个突出贡献，是让无数孩子和年轻人第一次走进剧场。楼胜动情地说：“孩子们需要一出戏带他们走进戏曲，婺剧《三打白骨精》做到了这一点。很多时候是孩子们想看，父母陪着来，看完全家都喜欢，再推荐给更多人。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循环。”对于辽宁戏曲而言，如何创作出更多能让全年龄段观众特别是年轻人“入坑”的剧目，如何通过市场化手段和多元化传播激活演出生态，是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二级编剧李丹青指出，该剧的成功证明“戏曲并非尘封的古董，而是能与当代观众同频共振的活态文化”。

演出落幕，《三打白骨精》带来的思考仍在回响。当守正成为底气，创新成为自觉，市场成为导向，人才成为基石，我们的传统艺术便能跨越地域、穿越时空，在任何一片土地上生根、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对于辽宁文艺而言，这场“南戏北演”的成功，是映照，也是号角。它映照出我们自身的优势与短板，也吹响了奋起直追、守正创新的号角。

艺言艺语 YIYANYIYU

当作家坐上导演椅

苏妮娜

“铁西三剑客”凭借东北地域性这一相近的写作策略成名。此外，这一代写作者还有一个共性：他们对于自己作品的影视转化是自觉的；这也是80后代际写作的标签。前几年，双雪涛的几部代表作取得不错的成绩；班宇涉足影视的时间也不短，但是代表影片还没上映。而最年轻的郑执走得最远，他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将作品提供给别人，而是亲自执起导筒，操刀了《森中有林》。目前，这部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有所斩获，男主角于和伟和男配角杉获奖，二位都以东北式幽默做了获奖感言，收获一众媒体青睐。

《森中有林》情节曲折复杂，跨越20年两代人；跟《平原上的摩西》相似，都是经由子一代的目光，反观了父一代的情感历程和生活磨难。除了东北地域风格这一标签之外，悬疑和凶杀等流行元素也编织其中，增加了情节的复杂度。不过最动人之处还是退役狱警于和伟和为了生计被迫委身富商的高圆圆，两人在艰难时日生长出来的相濡以沫的爱情。

与顾长卫导演的《刺猬》（原著《仙症》）相比，《刺猬》偏文艺，《森中有林》偏于悬疑类型。尽管都是由郑执的小说代表作改编而成，《刺猬》还是带上了顾长卫的烙印，情节只为人物而服务，不属于强情节性，镜头语言偏于舒缓而抒情，有点像电影中的散文诗。窃以为，《刺猬》在顾长卫导演的作品中，可以与《孔雀》《立春》构成一个序列，它们都写照出一个个孤独而执拗的灵魂，如何在世俗的生活容器中把自己艰难地装进去。这既是一个不断删除独立行而追求“合群”的过程，也是一不小心活成了“孤勇者”的过程。在“三剑客”的故事当中，这类角色不在少数。而顾长卫把“仙症”这一名字，改为更具体形象的“刺猬”，其实暗合了那句存在主义的哲学判断——“人与人相处，如同刺猬抱团取暖：靠得太近，会刺痛对方；离得太远，又无法御寒”。可见，

—— 本栏目由辽宁日报、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 ——

在沈阳，邂逅“红楼画境”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撰

5月26日，沈阳博物馆一层“绘梦三重缘——辽宁与红楼梦文化”展厅内，婉转悠扬的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主题曲《枉凝眉》如泣如诉，缓缓流淌。空气里仿佛弥漫着大观园的晨昏气息，众多观众驻足文物展柜前，逐幅欣赏这套跨越百年的清代《红楼梦》彩绘画册，沉醉在红楼意境之中。

《红楼梦》画册共230幅，此次展览精选其中的100幅，以《红楼梦》故事情节为叙事线索，让观众在青绿山水、雕梁画栋、珠围翠绕间感受《红楼梦》的独特魅力。

很多观众不知道，这套国内仅此一套、独一无二的红楼主题古画，收藏单位就是我的旅顺博物馆；更值得探寻的是，这次展览之所以将主题定在“辽宁与红楼梦文化”，是因为我省与曹雪芹以及文学经典《红楼梦》有着不解之缘——曹雪芹的家族曾在辽宁生活过，辽宁亦是曹雪芹创作的重要文化土壤。

记者注意到，此次展出的《红楼梦》画册用笔细劲流畅，分毫不苟，小至人物发丝、衣纹褶皱，大至亭台

楼阁、园林布局，刻画得精细入微。每一幅画面都像一个独立的红楼世界，青绿山水之间，雕梁画栋之下，珠翠环绕，人物情态毕肖。

据旅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闫建科介绍，这套全本《红楼梦》画册创作于晚清至民国，由河北丰润民间画师孙温主笔，侄子孙允谏协助绘制。两代画师潜心创作，前后耗时长达几十年方才全部完工。两位画师并未载入官方画史，却倾尽毕生功力，以当时广为流传的120回程高本《红楼梦》为创作底本，严格贴合原著叙事脉络，完整还原整部小说故事脉络。

闫建科说，这套画册既是红学研究核心图像史料，也是晚清民间绘画艺术的集大成之作，拥有无可替代的文物价值、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

据悉，2004年恰逢曹雪芹逝世240周年，这套尘封百年的画册首度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完整公开亮相，230幅画卷悉数展出。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亲临现场，盛赞其为“红楼瑰宝”，一经面世便轰动全国文博界与红学界。



此次展出的《红楼梦》画册用笔流畅，小至人物、大到楼阁，刻画得精细入微。